

Globethics Repository



布爾加科夫及其智慧說

This page was generated automatically upon download from the Globethics Repository.
More information on Globethics see <https://www.globethics.net>. Data and content policy of Globethics Repository see <https://repository.globethics.net/pages/policy>.

Item Type	Article
Authors	Dong, You
Publisher	Logos and Pneuma Press
Rights	Institute of Sino-Christian Studies (ISCS)
Download date	2026-09-25 20:21:40
Link to Item	http://hdl.handle.net/20.500.12424/167560

布爾加科夫及其智慧說

董友(北京師範大學哲學系教授)

在西方哲學史，特別是在宗教哲學和神學史上，布爾加科夫的知名度，雖然沒有別爾嘉耶夫和索洛維約夫那樣高，但正是他堪稱俄羅斯神學，乃至二十世紀整個東正教神學的主要代表之一。因為他的活動和著述「是現代東方教會的唯一教理，對教義的所有問題都重新加以思考，並給予系統而獨到的闡述」。¹

謝爾蓋·尼古拉也維奇·布爾加科夫(Bulgakov, Serger Nikolaevic 1871-1944)，出生在俄國奧廖爾省利夫納市一個多子女的神父家庭。14歲以前他信教，就讀於教會學校，由於受到唯物主義和革命民主主義思想的影響，17歲那年離開教會學校，轉入葉列茨中學繼續學習。1890年他考入莫斯科大学法律系，但他對政治經濟學產生了濃厚興趣，並有所建樹，畢業後留校任教，不久獲得出國深造的機會，被派往「社會民主黨和馬克思主義故鄉」——德國攻讀碩士學位。兩年後學成回國，在基輔大學任政治經濟學教授，一直到1906。1906-1918年，他執教於莫斯科大学，參與「新宗教意識」運動，與別爾嘉耶夫等人一起出版宗

1. R.SLENCZKA, Ostkirche und Okumene, Göttingen, 1962, p.155.

教哲學雜誌《生活問題》，參與《路標》文集的編輯和撰稿工作。此時他脫離社會民主黨，加入立憲民主黨，並被選為第二屆國家杜馬的代表。他重新入教，返回東正教，並於1918年被授予神職，作了神父，在克里未亞家中一直住到1923年被驅逐出國。先在布拉格留居兩年，1925年到巴黎定居。在這裏他潛心從事神學研究工作，並一手創辦俄羅斯東正教神學院，任神學教授兼院長，1944年7月13日在巴黎逝世。

綜觀布爾加科夫一生，他走的是一條從馬克思主義到唯心主義、從自由經濟學家和「合法馬克思主義者」到基督神學家、從無神論者到東正教神父的道路，大致可以分為早期或「合法馬克思主義」時期(1896-1900)，轉變時期(1901-1903)，宗教哲學時期(1904-20年代初)，最後是神學時期。

他一生著述甚豐，哲學、經濟學、社會學以及神學都有專著發表，早期著作大都是論述經濟學和社會學問題的。他的第一部巨著《論資本主義生產條件下的市場》(1879)，以及《論社會現象的規律性》(1896)，《因果律和人的行動自由》(1897)，《關於資本主義農業進化問題》(1899)，表明他這個時期的理論觀點和對一些現實問題的看法，他曾指出馬克思對政治經濟學所作的貢獻。

轉變時期的著作：《從馬克思主義到唯心主義》(1903)，是一部論文集，它包括兩個部分的文章：「為捍衛馬克思主義而作」和為了「保衛唯心主義」。除上述1896、1897兩篇文章之外，還有《經濟與法》、《作為哲學類型的伊萬·卡拉馬佐夫》、《赫爾岑的精神悲劇》、《索洛維約夫哲學給現代意識以什麼？》、《論經濟理想》、《論社會理想》、《政治經濟學的任務》等等。他

以為，這兩部分文章的排列表明「從馬克思主義到唯心主義」的自然性和規律性，也表明他的(不只他的)世界觀轉變的實在意義，它的內在邏輯和思想發展的一般表現。

從馬克思主義到唯心主義是一次思想飛躍，他談到在德國兩年有價值的工作時說：「我力求做到以信仰和真理為馬克思主義服務，竭盡我的全部智慧來反擊對馬克思主義的攻擊。我的著作都直接或間接地服務於這個目的。但是，適得其反，完全不顧甚至違背我的意志，我力圖證明和確認自己對馬克思主義的信仰，可是結果卻在不斷地破壞這種信仰，在我每次這樣作了以後，都感到自己不是在鞏固馬克思主義立場，而是更加動搖了。」

他在自傳中說，這是一次向幸福和快樂的飛躍，兩岸間的鴻溝需要躍過，但是為信仰和實際接受東正教，還要作長期努力，克服迷誤年代被灌輸的許多東西。他說：「我需要的不是神的哲學思想，而是對上帝、基督和教會的生動信仰。」他又說，對信仰從不漠不關心，開始信仰地上的天堂，然而卻是若明若暗，後來從敢於和決心信仰時起，很快就從遙遠的地方直接來到聖靈的故鄉；信仰耶穌基督，因為自幼就愛他，後來又信仰東正教。

宗教哲學時期，有這樣一些著作問世：1911年在莫斯科出版的《兩座城市》(兩卷本)，對他的宗教哲學探索作了總結，它的基本用意在於把自然和社會的客觀實在、人及其價值引入宗教。第一卷包括這樣一些題目：費爾巴哈的人神宗教，卡爾·馬克思是宗教類型，論社會德行(T.卡萊爾)，中世紀理想和現代文化，基督教和社會問題，論早期基督教，等等；第二卷包括：早期基督教和現代社會主義，啟示和社會主義，俄國知識分子的人神宗教，等等。

1912年《經濟哲學》是一部宗教政治經濟學著作，它以世界經濟生活為背景來考察經濟職能，認為經濟勞動就是自然之人化，消費把一切「農產品不能自給者」連接了起來，在生產過程中，人的創造力支配著整個世界。這部著作系統地制定了他的「社會哲學」原理，是他的社會學藍圖，他的「智慧說」體系在這裏亦初見端倪。

1917年出版的《不夜的世界》，被認為是俄國宗教哲學奠基之作。布爾加科夫在這本書中，把他在宗教生活中形成的宗教直觀加以哲學化，或者說具體化為思辨的東西。這本書有一篇長達119頁的序言，論述宗教的認識論和方法論問題，是對神學思維前提的最有價值的說明。第一篇：神的虛無(其中有豐富的否定神學的歷史材料)，第二篇：世界(本體論和宇宙學)，第三篇：人(宗教人類學、歷史和文化哲學)，它對涉及的哲學問題，都作了肯定神學的解答。

同年出版的《靜靜的思考》是這個時期最後的一部文集。前半部分講的是他喜愛的思想家、作家、藝術家和詩人：陀思妥耶夫斯基、列昂季耶夫、索洛維約夫、維切斯拉夫—伊萬諾夫、戈盧布金娜等人的創作；後半部分講的大都是德國新教。

神學時期，是他僑居國外創作生活最富創造性的時期。這個時期的著作主要是神學著作，論述基督教義的各個方面：基督、聖母、聖靈、先知、天使、末世論、聖像等等。

1925年他撰寫的《教會教義綱要》(連續發表在《路》雜誌上)，主要是論述東正教教義與羅馬天主教教義的不同，以清除前此他所受到的天主教誘惑。

接著他發表了第一個神學三部作，亦稱「小三部

作」：《燒不毀的荊棘》(1927)——從教義上解釋東正教之崇敬聖母的一些特點，試圖建立東正教的自然哲學；《新郎的朋友》——論東正教對先知的崇敬，是東正教人類學的來源；《雅各的梯子》(1929)——論天使，視天使為精神位格，取代東正教世界觀中抽象和無能為力的思想。

他的第二個「人神說」三部作，亦稱「大三部作」，這就是專論基督的《上帝的羔羊》(1933)；論述聖靈的《安慰者》(1933)；論述造物主和造物、教會、末世論問題的《羔羊的新娘》(死後1945年出版)。

布爾加科夫轉向神學發生在二十年代，其原因是多方面的，除社會歷史原因之外，主要是他的人生觀變化。他從小就愛基督，信仰基督及其教會，認為基督教可以而且應當包羅全部文化，只有以這個現實為前提，人類才能去建功立業。他說，基督教「就其思想而言，決定了人從第一聲啼哭到最後一息的全部生命；就其本身而言，它沒有可以保持中立或漠不關心或消極應付的領域，猶如上帝之神力無邊一樣」。

然而更重要的原因是他的基督教世界觀的形成。在這方面，從柏拉圖、托馬斯·阿奎那，乃至康德，都對他有深刻的影響。但是，給予他以直接影響的，當首推俄羅斯新宗教哲學之父索洛維約夫。在《索洛維約夫哲學給現代意識以什麼？》一文中，布爾加科夫堅定地認為，索洛維約夫哲學才是「科學、哲學和神學的廣泛綜合」，是「完整的基督教世界觀」，它不只是靈魂的隱秘一角，而且是人類文化之全部。布爾加科夫神學體系的最高的形而上學前提，就是索洛維約夫的「萬物統一」原則，而這個原則的完整形式就是神聖的智慧說。布爾加科夫認為自己的活

動就是執行自己「偉大導師」的遺訓，進一步發展智慧說。

「智慧說」語源於希臘文Sophia(智慧)和logos(學說)，是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俄國宗教哲學和神學的一個派別，它的代表人物就是索洛維約夫、弗洛連斯基和布爾加科夫。

智慧說是索洛維約夫提出來的，被看作「萬物統一—世界觀原則和創造力的總和」。但是，布爾加科夫認為，這種說法意猶未盡，沒有講到家。智慧不只是世界觀、認識論，而且是實存，是關於世界和人的神靈始源的學說。他認為，宗教啟示能補充以純知識為基礎的哲學，所以他不同意索洛維約夫關於上帝由無創造世界的奧秘的過分唯理論觀點，認為必須把絕對者即上帝同世界區分開來，萬物統一的思想只能適用於宇宙。他說：「有生之物是萬物統一……世界的本體論實質，就在於它的基礎的徹底智慧性」。世界正是通過智慧才與上帝發生關係的，智慧是上帝與世界之間的「紐帶」、「中介」。

布爾加科夫認為，智慧是「第四位格」，或者是「存在的母親懷抱」。他說：「世界的奧秘在於女性，世界的產生是聖三位一體統一行動的結果，三位一體每個位格都是感受的實體、永恆的女性，這永恆女性通過智慧就成了世界的開端。」

「這個具有形而上學實質的永恆女性到底是什麼呢？是造物嗎？不是，不是造物。智慧在上帝和世界之間佔有一席之地，儘管它不是絕對者，但卻具有直接來自上帝的東西，具有絕對者的形象……它本身雖非永恆，但畢竟具有永恆形象。它不受時間限制，但本身又沒有永恆性。世界在同一個時間裏是智慧，但又區別於智慧，不是智

慧……世界是由思想孕育而結子的虛無，是形成着的智慧。」

世界是萬物統一，其「最高」部分與智慧相聯，「最低」部分則與虛無相聯。布爾加科夫說：「世界以理念王國或智慧為最高基礎，而其中的一與多、個體與一般相協調而存在，部分與整體處於積極的萬物統一中。」

智慧是神的內在本質，產生於創世過程中。上帝作為絕對者，完全先驗於世界，可是作為造物主，則完全為世界所理解和認識。創造過程就是神靈以其愛心照亮「非神靈虛無」之黑暗。但是，造物雖說是由虛無而產生的存在，可它對於神靈並不是虛無，可以說它有自己的神性（即造物的智慧），它有自身的彈性。這種獨立性是通過宇宙靈魂這個造物存在的萬物統一而實現的。

「宇宙靈魂」和「智慧」完全相似，並非意義有所不同。宇宙靈魂彷彿是既成的智慧，而智慧則是實現自身任務的宇宙靈魂。但是，時間範疇不適用於智慧，因為它已超越時間界限，成了存在的一個因素，彷彿是「第四位格」。為什麼要說「彷彿是」，因為布爾加科夫使用這種說法，後來被指摘為「異端」。所以他宣佈說，智慧是「位格的」，而不是位格。

許多教會之子都把「第四位格」論視為與聖三位一體教義相矛盾的邪說，並給予猛烈的抨擊。這也引起莫斯科牧首的不安，1936年他要求僑居國外的信徒向他報告。看過報告，他認為這個學說是有害且危險的邪說。但是，這也引起別爾嘉耶夫的憤怒反駁，他不只指摘莫斯科牧首，而且指摘僑居國外的東正教保守勢力，認為譴責布爾加科夫就等於回到中世紀的最壞時代。他反對的是「精神自由的窒息者」，但他不是全面接受布爾加科夫學說。

B.魏德列說，一些人認為智慧說是危險的邪說，正說明他們不懂這個詞的含義，這是關於世界和人的神靈起源的學說。洛斯基在其英文版《俄國哲學史》中，對布爾加科夫智慧說提出了批評，但也指出布爾加科夫一系列有價值的思想和結論。洛斯基斷言，布爾加科夫關於造物智慧的學說極大地豐富了神學思想。

布爾加科夫極力證明自己的學說不是邪說，而是特殊的「教會看法」，認為自己從不懷疑聖三位一體的教義。但是為了更慎重起見，他十分注意自己學說的表述。他在最後的著作中提出兩種智慧：神靈智慧和造物智慧的重要區別，認為創世活動是由兩個中心智慧的創造實現的。但是，這兩個概念就其形而上學深度而言又是完全一致的。他在《位格和位格性》一文中說，神靈智慧不是位格，但具有位格性。「是位格化的能力，屬於位格，是位格的顯現，服從於位格」。在《羔羊的新娘》中他直截了當地說，神靈智慧和造物智慧其實是等同的，因而「神靈智慧在創世過程中變成了造物智慧」，又說，神靈智慧無非是被理解為萬物統一的神之本性而已。既然世上有造物智慧，而它又使世界具有靈性，所以它就是「神靈智慧的異在」——這個意義上的世界是「被創造的，又不是被創造的」，就其造物而言是被創造的，就其智慧性而言則不是被創造的。

在這裏自然提出這樣一個問題：如果造物智慧(神靈智慧的異在)使世界具有靈性，那麼世上的惡又從何而來？布爾加科夫非常強調造物的自由，認為惡是由造物造成的，是造物自由的結果。他又說，宇宙靈魂因惡魔滯留而染有疾患，所以我們才能看到惡魔反自然地滲透到世界生命中去。神和世界是不相等的現實，因為世界「半明半

暗」。

惡的最終來源是虛無，構成惡之實質的這種「虛無勢力」有其自身界限——與沒有界限的善之勢力相對立。惡只能破壞「存在的低層中心」，而不能取勝於善。然而，既然我們的世界「處在惡之中」（當然不是絕對的，因為世界「充滿智慧」），所以這個最低層中心必遭滅亡。

布爾加科夫在神學方面的許多創造，如關於基督教啟示教義（造物的復活和變容），以及他對宇宙生命和世界命運的感知，都貫穿着他的「智慧說」的精神。

Blank Page

此頁為空白頁